

美德的动摇

译者 陈岩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德的动摇

译者：陈岩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德的动摇/(日)三岛由纪夫著;陈岩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4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385-5

I. ①美… II. ①三…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9224号

BITOKU NO YOROMEK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57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09-2012-703号

美德的动摇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美德のすろめき

陈岩 译

责任编辑 沈洵澧 刘 玮

装帧设计 胡 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66,000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385-5/I·4502

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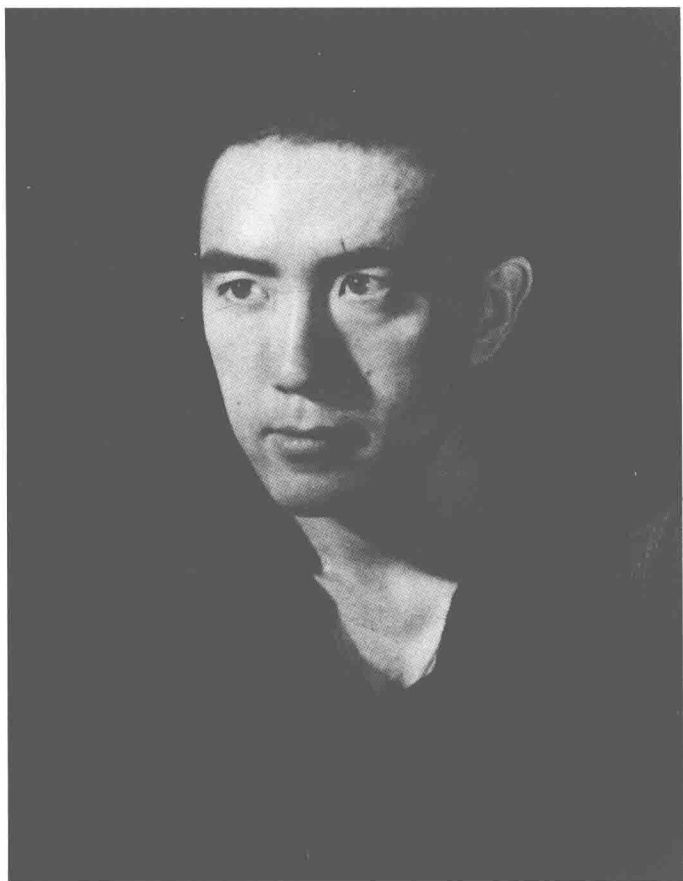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45

MISHIMA YUKIO

三島由紀夫

作品系列



第一节

一提笔就开始这么不严肃的话题，可能会被认为有悖常理，但我要说的是，仓越夫人尽管才二十八岁，却从头到脚洋溢着感官性的天赋。仓越夫人名叫节子，出身于一个管教甚严、门第高尚的家庭。可以说，她与探索心、理论、有品位的谈话、文学等感官以外的事物根本无缘，因此，她命中注定最终只能是老老实实在官能的海洋中。被这类女人爱上的男人，才称得上幸福。

节子的娘家——藤井家的人们，是属于缺乏情趣而清高的一族。繁忙的家长总不在家，因此女人们撑起了门面。虽说家中总是断不了笑声，但却渐渐不见了情趣。越是高雅的家庭便越是如此。节子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耳濡目染地适应了伪善的一套，并且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有什么不好，当然这不是她的过错。

然而，由于处在这种环境之下，节子对于音乐、服装等方面怀有兴趣，并且深谙个中三昧。尽管她在言谈中缺少随机应变的本领，但从她那微干的口中轻柔、快捷地弹出的话保持着一定速度，又措辞得当，稍有点儿眼光的人哪怕仅仅通过电话，也会感觉到节子的良好教养。这是暴发户无论如何也模仿不了的、只是有一定身份的阶层才

具有的特征。

在现代，仅仅因为没有野心就会被称为优雅。如此说来，节子也属于优雅之类。优雅对于女人来说，完全可以成为“美”的代名词。因为男人所向往的，并非大杂院里的美女，而是虽相貌平常但却优雅的女人。

虽说节子少女时代也有过几个中意的男人，但她最终还是和父母决定的男人结了婚。丈夫仓越一郎，如世间一般男人那样给了节子爱的启蒙，节子也老实地接受了。而且两人之间有了一个男孩。

然而，生活中却存在着某种缺陷。假如没有丈夫爱的启蒙，节子也许不会想到河对岸的世界。节子被丈夫带到河岸边，那里随风拂动的野草尽入她的眼帘。可是，在河岸的这边，丈夫常长卧不起，年纪轻轻竟睡起了午觉。结婚刚三年，连夫妻生活也没有了。

节子时常回想起婚前与在避暑胜地结识的同龄青年——土屋的接吻，那是她与丈夫之外的男人唯一的一次接吻。虽然不能说那次接吻是孩子般的游戏，但却是相当拙笨的，留在节子印象中的仅仅是他那慌乱而又干燥的嘴唇的微微一碰。而从丈夫那里学到的接吻技巧，与之相比就显得丰富多彩了。

尽管与土屋的接吻只有一次，仅仅是一瞬间，并且是拙笨的，但这反而在节子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节子百无聊赖之时，便会幻想着把从丈夫那里学到的丰富的接吻技巧，一项一项地尝试用在土屋身上，此时节子会感到浑身颤抖。“这绝不是爱情。假如那时的我是此时的我，也会教给他更多的东西。”节子胡思乱想着，

正如一个忠实的学生，偶尔会想成为老师一样。

节子的道德观念很强，只不过是空想的事情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已。因为这位有教养的女士的羞耻心本来就是作为一种教养存在的，所以无论她如何妄想，她都不感到丝毫的难为情。自己独自做的梦难道还担心被人看到吗？

其实，节子结婚以后，也屡屡遇见土屋。他们在舞会就见过面，在餐厅、茶楼也见过面，在酒店大厅及车站候车室等地也相遇过。

每次相遇，土屋总是满面愁云地望着节子，只言片语的寒暄也显得生硬。消瘦而结实的身体，略显苍白的脸色，还有那富有诗意的嘴唇——土屋和二十岁的时候相比丝毫未变。穿戴得干净利落，喜欢略微出格的打扮，一副怯生生满脸消极的神情，节子不明白这个男子为何而生存。这个男人生活在这个世间，而自己也在此生活着，节子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假如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缘于土屋忘不了节子的话，事情就会显得合乎情理。倘若节子也有同样想法的话当然好，这么一来，事情就更加合乎情理了。

在酒店的大厅、茶楼、机场候机厅，或是意想不到的偏僻的街头小巷，每每与土屋邂逅，在两三分钟短暂的站着说话期间，节子都不由得要看上一眼土屋的嘴唇。他的嘴唇恰好位于节子眼睛的高度。冬季相遇，他的嘴唇是开裂的；夏季相遇，他的嘴唇是干燥的。节子吻过的是他夏季的嘴唇。

有一天，两个个体仅仅是轻微地嘴唇相触，之后，便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分开各自生活，节子对此并不感到那么惋惜。因为这种诗一般的体验也会有一次出现在并非诗人的普通人的身上。

每当与土屋偶然相遇，回到家中之后，节子必定会在年幼的独生子菊夫的唇上轻吻一下，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从少女时代开始，节子就喜欢瘦弱的男孩子。节子在心中暗暗祷告，希望菊夫长大以后也成为高挑轻盈的少年。

节子有许多女性朋友，尽管她不怎么机灵但是很可爱，所以大家都喜欢她。虽说朋友都先后出嫁了，但情爱事件连续不断，节子便成了忠实的听众。事件中的男人们，仿佛刺客般地潜伏在大街小巷，丝毫不放过任何机会。然而，节子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见过这类男人。

因此，有人问起节子喜欢的男人类型时，她总是照例说出那么几个演员的名字。可以说，节子的喜好极具官能性。只要男人有着不俗的英俊面容及矫健的身体就好。最重要的一点，还要年轻。

至于男人的雄心壮志、对工作的热情、精神境界等方面，节子对这些丝毫不关心。在节子眼里，精力十足地投身于事业及理想的肥胖、丑陋的男人，实在是滑稽可笑。外表邋遢的世界著名学者也让人不敢恭维。尽管人们常说忘我工作的男人最美，但是，相貌平庸的男人努力工作又能怎样呢？节子坚信用女性的目光所看到的世界，她绝不可能像那些所谓的“才女”们那样，被男人片面的判断所迷惑。

节子无意中怀有的阶级性偏见及基于这种偏见做出的判断，微妙地统一在了一起。她并非崇尚野性。她认为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必须要花钱打扮自己，还要具备由良好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得体言辞。

一天，节子的朋友——一个大大咧咧的夫人，在几个同性的友人

面前，以极其夸张的语气披露了一个重大发现。

“我，发现了一颗痣。一颗很大的痞子！活了三十年，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啊！”

夫人大声地说道。一天夜里，趁丈夫旅游外出，她一时心血来潮，用小镜子仔细地察看了一番，于是就发现了那颗宛如树莓般、藏在肉褶中的黑痣。

不仅如此，夫人还随即把这番不检点的话，强搬到了人生的经验方面。

“所以说，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像个明白人似的。你看看，我都不知道这颗痣竟伴随了我三十年！”

那天夜里，躺在呼呼大睡的丈夫身边的节子回想起夫人的话，不由得脸上一热：我那颗不知道的痣究竟藏在哪里呢？

丈夫入睡以后，节子反而变得清醒起来，于是开始进入了她的空想世界。随着心情的兴奋，她几次尝试着推醒丈夫，可是却屡被拒绝，她决定不再去推丈夫了。对节子来说，此刻醒来的丈夫无异会成为妨碍自己空想的障碍物。

结婚前，节子在海边散步时，曾经被一个陌生男人用胳膊搂住肩膀，她回想起那胳膊的分量及自己用手掐他上臂时那硬邦邦的肌肉。尽管那人的面孔在记忆中已经变得模糊了，但她却花费了数小时去想这件事情。

不仅如此，白天在拥挤的电车里，有时被陌生男人的肩膀碰到，节子也会顿时觉得那肩膀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抬头一看，才知道并不认识。也许，那肩膀与某人的肩膀很相似。每当这种时候，节子就

会产生一丝满足感：“我像不像个荡妇呢？”

菊夫每天跟随女佣去幼儿园，他总是带着朋友回来，下午在儿童房间或者户外玩耍。丈夫除了偶尔与节子外出的日子之外，每天照例夜里十二点，或者再晚些一点过后才回来，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因为节子是个不会吃醋的人，所以在漫长的闲暇时间里，她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起伏。

唯一能做的是与女性朋友见面，请对方喝茶，或接受对方邀请。一起去购物、一起去观赏戏剧、一起去看电影……时间久了，节子才明白自己是个异端分子。并不是看不起大家，也不是觉得麻烦，可节子与大家所关注的地方却有所不同。节子成熟、可爱，既没有野心也没有刻板的教养，可她就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或许，这种想法仅仅是出于节子的无知或者不谙世事。节子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女性的感受也和自己一样。

这种状态，被一次意外的小小事件给打破了。一次，和丈夫一起参加舞会，土屋与节子跳了一曲之后，对她说：“明天下午三点在你家附近车站的月台等你，我有话要说。”第二天下午三点，节子没有去约会地点。她在家中等了很久，她想试探一下土屋有没有勇气到家里找她。土屋没有来，这让节子很鄙视他。节子终日闷闷不乐，她终于明白，自己喜欢上了土屋。

第二节

发生在节子身上的并不是什么“微妙的恋爱”，她本不是一个长于此道的女性。话虽如此，她的秉性与她的优雅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节子想进行一场道德的恋爱、空想的恋爱。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不越过雷池就好。整整三天，她都沉浸在甜美的梦想世界之中。等到终于冷静下来的时候，她给土屋打了电话。她特意使用了公用电话。

什么“上回因为有事没有守约”呀，什么“今天有空也可以见面，但可不是那种见不得人的幽会”呀，什么“我丈夫说只要是正当交往，他也不会干预”……节子的心怦怦直跳，对着话筒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大堆。

土屋答应了。在约会地点见面后，节子却沮丧无比。土屋的那张脸，根本就不是恋爱中的男人的脸。

不仅如此，也许是为了装门面，土屋竟然还求节子办一件事情——土屋的妹妹想在由节子和朋友们举办的援助残障人士慈善义卖会上摆摊儿。当然，节子痛快地答应了。节子明白，土屋是为了遮

羞，才特意找出这么一件事情来的。

土屋刮过胡须的面颊发青。时值初冬，他身着做工精细的服装，从镶嵌着紫翠玉袖扣的袖口露出的手背的汗毛唤起了昔日夏季里他那胳膊、身体的浓密汗毛的印象。节子感到诧异，为什么自己竟会忘记土屋这么显著的印象呢？迄今为止，除了嘴唇之外，他的肉体并没有在节子的意识里占据一席之地。

土屋还是老样子，外表傲慢内心谦虚，有时会像个逃犯那样惴惴不安，根本不从正面看一眼节子。他的话不多，节子一回答完他就沉默。他沉默时的那种无聊的样子是无所顾忌的，就连节子也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

然而，生性谨慎的节子，这回反而想得太乐观了。

“看来，以他作为对象的话，才能成全我的道德恋爱呢。”

节子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她试图从自身的倦怠与土屋的魅力中找出安全的东西来。然而，以安全为前提的话，那就并非拘泥于恋爱，友情也未尝不可。

两人约好下周二的下午再次见面。

节子胡思乱想起来。土屋并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爱着她，假如节子真的爱上土屋的话，这想法确实是难以忍受的。而如今她却放心了，反而暗自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按照她的想法，这足以证明土屋也没有爱上其他的女人。

处于沉睡状态的男人，的确会给节子带来幸福。或许，正是受到她那始终昏昏入睡的丈夫的影响，才使她对性欲强烈、容易冲动的男人的厌恶不知不觉地在心中扎了根。看来，“倦怠会把女人逼到冲动

粗暴的男人一方”的说法不见得总是正确的。

节子的月经每月都延迟，并且淋漓不尽。每当此时，节子就莫名地悲上心头。可以说，那期间就是所谓的“红色丧事”。

独自在家时，关好房门，对着穿衣镜注视着自己的裸体，悲伤的心情也会好一些。节子的身体不算丰满，乳房略微下垂。她那孩子般的小乳房，仿佛是从平坦的胸脯流下的树脂凝固形成的那样，不听话地扭向外侧。尽管上半身没什么可取之处，但下半身还有些看点。节子的腿很漂亮，长着日本人少有的修长笔直的腿，在火炉旁取暖时，映入眼帘的是拥挤在皮肤下面的淡红色的斑点。光着腿时看上去像是穿着密致的丝袜，穿着丝袜时又像是光着腿。节子想，假如土屋强求我的话，那么就允许他吻我的腿吧。

节子肩膀的骨骼有些突出，胸廓也不是很宽，但肩部曲线平缓柔和，非常漂亮。最令她开心的是那无瑕的洁白肌肤，与血管清晰可见的西洋人的白不同，她的白是纯粹的白。整个肌肤光滑滋润，恰到好处地微泛着光泽，似乎连灰尘也粘不上去。

……入神地看着镜子中那没有丝毫羞涩的身体，节子忘记了悲伤。悲伤是在她少量血液的流失、感情逃离肉体的彷徨不安之中产生的。只要在自己的肉体上找回自信，就会消除悲伤。节子失落的感情重新复苏，回归肉体，沉浸在肉体之中，最终风平浪静……于是，她又回到了那既有几分忧郁，又有几分温暖的肉体上完全自我满足的状态。

即使深夜里遐想联翩，节子也不会想到土屋会袭击自己、刺痛自己。她仅仅梦想着她那令人自豪的洁白细腻的肌肤，偎依在土屋那布满汗毛的结实的肌体旁边。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觉醒，是

一种干爽的感觉，就像在寒冬的日子里用崭新的厚毛巾擦拭沾满盛夏汗水的肌肤那样的感觉。

节子的幻想力是有限的。即使看着那几张自从丈夫买来就一直遗忘在床头柜抽屉中的图片和照片，她也不能理解那近似于丑陋的恍惚的表情。她想，那是虚构的吧，也许是在演戏吧。

唉，多么漫长的下午啊！下午，节子有时会搬出一把藤椅放在双扇落地窗前，尝试着像一尊雕像那样一动不动，看看自己能坚持几个小时。可是，这种尝试坚持不了五分钟。其实，即使身体动了，雕像仍存在于她的体内。

白天短的时候，下午两点钟一过，阳光就开始消逝。随着阳光从胸部逐渐移向腹部，处于阴暗面的胸部会泛起丝丝寒意。即使如此，节子也不想挪动一下椅子。她想体验一下那宛如潮水般的阳光在伫立的雕像上移动的感觉，就是那种对外界毫无抵抗，并且也不容许外界靠近自己内部一丝一毫的铜像般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样的。

第三节

到了下周二，节子找出久违了的化妆品，穿上漂亮衣裳，她完全陷入了一种有所期待的新鲜的喜悦之中。她对内衣很在意，换上镶着仿佛冬季天空般浅蓝色花边的深褐色丝织吊带背心，外面配以浅褐色的紧身礼服，然后喷上常用香水——让·巴度的“喜悦”。

与土屋见面之后，发现他的表情与平时并无两样，看不出感情发生了变化。难道这个时尚青年的心中，隐藏着甚至超越节子的牢固的道德观念吗？这一点似乎马上在节子身上反映出来了。明明是节子主动安排与土屋见面的，可一见到他就摆起了教训人的架势。她一面强调自己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受到了束缚，一面又认为这种束缚理所应当。因为节子觉得要把独身的土屋当成孩子对待的话，就有必要强调自己作为妻子、母亲的地位。

忽然，土屋开口了，他说不想听孩子的话题。那想不想听丈夫的话题呢？节子反问道。土屋说想听。只有说起丈夫的话题，土屋的神情才会隐约泛起一丝欢愉。然而，节子却不喜欢他那幸福的神情。

节子开始催促土屋：“我今晚必须十点之前回去，最晚十点，得

稍微提前一点儿回去。”为了使这个谎言看不出一丝破绽，她曾说过丈夫无论多晚也会在十点三十分之前回家，这已成为习惯。没想到，这番谎言使她陷入了作茧自缚的境地。

见土屋如此喜欢听丈夫的故事，这回轮到节子问他曾经交往过的女友的事情了。土屋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地总算进入了话题。然而，正当土屋将要说出第一任女友的姓名时，节子的手不由自主地迅速伸了过去，一下子按住了他的嘴唇。

土屋沉默了，脸上泛起一丝红晕。节子也吃了一惊，她不明白自己的手指迅速出击，是为了堵住他的嘴，还是为了忽然间想触摸一下他的嘴唇。

走在街上时，节子觉得土屋是个缺乏体贴之心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有一丝带着别人的妻子一起行走的顾忌。这对于想制造出掩人耳目、忐忑不安气氛的节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怎样才能让土屋也具有与自己同样的恐怖心情呢？一想到这里，节子就感到绝望。其实，这根本就算不上一回事。她深爱着这份恐惧。土屋也明白这一点，只要两人情趣一致就可以了。

来到街上，天很快黑了下来。节子非要让土屋和她走行人稀少的昏暗小路。为了不让土屋误会，她解释说明自己是如何担心别人的闲言碎语的。尽管如此，主动想挽住对方胳膊的却是节子。

每当熟悉的私家车从眼前驶过，或从路旁的餐厅走出谈笑风声的客人，节子就会浑身僵硬，匆忙抽出挽住了土屋胳膊的手。当两人在一家餐厅不起眼的角落里坐下时，节子犹如经历了重重磨难般地感到疲惫不堪。